

南洋漂流記

韓大伟

林育生

著

广东盛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盛品国际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南洋
漂流記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盛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盛品国际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南洋漂流記

韩大伟

林育生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洋漂流记 / 韩大伟, 林育生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 - 7 - 5668 - 1045 - 8

I. ①南… II. ①韩…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6554 号

南洋漂流记

著 者 韩大伟 林育生

出版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胡艳晴

责任编辑 高 涣

责任校对 郭海珊

美术设计 庄奎龙 顾吉胜

插画绘制 刘垠泽 郑 阳

封面题字 潘治光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暨南大学 邮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40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4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言

面对汗牛充栋的文学经典，如何为读者提供新鲜的阅读体验，对后来的写作者是个巨大的挑战。韩大伟、林育生的长篇小说《南洋漂流记》以多彩多姿的异国风情、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个性张扬的人物形象、浪漫传奇的异域爱情、鲜为人知的奇闻逸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内涵丰富又意趣丛生的文本。

《南洋漂流记》用超现实主义的笔触，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刚勇顽强，敢爱敢恨，浑身洋溢着纯粹而理想化男人气息的主人公形象，他在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里演绎了一场死里逃生、荡涤世俗心灵的喋血传奇，建构了一个海外赤子冒死归国的心灵轨迹，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爱国思乡之人的精神质地。主人公张扬的个性，凸显了时代和政治风云对人物命运的塑造，悲壮而细腻地展现了中国十年内乱对历史、对人性命运的改写。

小说行文生动鲜活、紧张曲折，悬念迭出。作品以浪漫雄奇的故事情节、极具神秘感的叙事笔调，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全景式地展现了天涯游子与雇佣兵的神秘生活，读之令人爱不释手。喋血厮杀的氛围中升腾着战士的尊严与豪迈，情场、商场、战场的多线并进，亲情与爱情、战乱与战争、贪婪与博爱的缠绕纠葛，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特别是主人公与格桑、妙香、艾丽、梅玲、舒雅等几个女子刻骨铭心的生死之爱，写得真挚浪漫，诠释了爱的真谛。虽然形式充满奇幻色彩，但其背后的内在表达却是真诚而明晰的。

作为跨多国着笔的文学作品，小说内容大多取材于海外生活，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精神仍时时闪现其中。更为可贵的是，这种精神的表达摒弃了空洞的说教，而是在叙述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表露，从而产生了令人信服的力量。

陈东捷

2014年10月10日

(陈东捷，《十月》杂志常务副主编)

目 录

序 言	1
少小流浪汉	1
丐帮小帮主	8
少林寺护法	13
版纳入佛门	18
情缘小卜哨	24
醉人的初吻	31
宝塔节闯祸	36
鸡场斗狼记	43
狼缘情未了	48
赌场当保镖	53
血刃泰赌王	57
掸邦躲追杀	63
缅军武教头	67
毒三角逃亡	72
爪哇猎标本	80
千岛国水手	85
直升机放牧	92
梦断归国路	97
迷失三岔河	105
野象施救手	111
解救携毒女	115
奥克兰疗伤	119
海豚守护神	124
刀挑土著王	128
智捕大猩猩	134

夜半毁尸案	141	醉擒飞天盗	266
马六甲海盗	146	氯水母疑案	272
夜闯鳄鱼潭	153	沉船探古宝	277
曼谷跆拳道	159	宝藏见天日	282
泰拳生死擂	163	落难沉浮岛	286
象墓遭遇战	171	邂逅美洲虎	291
误闯毒蛇阵	177	海上大杀戮	297
遭遇大虎鲨	181	南极乳白日	301
逃亡无人岛	187	冰块上遇险	306
鲸鱼腹脱险	190	奇迹大营救	311
海上大漩涡	195	伊甸山探奇	316
澳军雇佣兵	201	铲除鳄鱼帮	322
惊心毛虫战	210	华人自卫队	329
黑熊伴我行	216	化解杀婴案	333
雇佣兵通关	220	袋鼠也疯狂	340
狙击手教官	227	告别活火山	347
夜袭猛虎团	232	喋血燕窝楼	351
对决狙击王	237	斩首黑老大	358
智破古堡案	244	游子归来兮	363
秃鹫的末日	248	舒雅的惊现	368
西山反劫营	254	邕州大团圆	373
孤岛送瘟神	260	后记	377

少小流浪汉

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秋末冬初的傍晚。

辽西一座城市的火车站停车场。

萧瑟凛冽的寒风卷起漫天的粉煤灰，猛烈地抽打在我的脸上和身上。

原本就饥肠辘辘的我，加上没有棉衣御寒，早已冻得瑟瑟发抖。

趁着列车阴影的遮挡，我偷偷爬上了即将启动的火车，躲避在空旷敞篷货车的一角，唯恐被调车员发现。

火车开动后，呼啸的风包裹着我的身体，这冰霜般的风冻得我的骨节都凉飕飕的。我连连打着喷嚏，牙齿也战栗不止，只好用唯一的家当——一床破棉被裹在身上，但还是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

此时我唯一的动力，就是心中升起的一个信念：我期待着快点到达南方，到了南方我就不会冷了。

这是我乞讨生活的第一百天，也是我告别家乡的日子。

乞讨的头一两天还是可以应付的，但仅仅三天以后我就饥肠辘辘、衣带渐宽了。孤独、沮丧、忧愁骤然袭来。一周后，我整个人变得蓬头垢面、肮脏不堪。

流浪汉的常用交通工具就是搭免费车，而且通常是搭乘铁路货车。

然而，免费搭车并不愉快。要躲过铁路警察、列车员的检查，即使偷偷上了车，车上也是脏兮兮的。风刮起的煤渣一个劲地往嘴里、耳朵里、鼻孔里钻，油污很快就会将身体里的每个毛孔都塞满了。

我记得，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就有人给我送来了爸爸妈妈“畏罪自杀”的死亡证明。这一年，姐姐被送到辽西农村去插队落户，被公社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强奸后也服毒自杀了。

没有了亲人，我从此便彻头彻尾地成了一只孤狼，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任何亲戚可以投奔。我只好变卖了家私以求度日，最后家里的东西全都卖光了，我每天只能靠在街头乞讨为生。

车到河南郑州时我下了车，一时饥渴难耐，又没有钱，怎么办？

不知不觉我辗转来到了医院门口。

“哥们，线上（卖血）的吗？”一个血头迎上来问。尽管我开始没有明白他说的话，但还是点了点头。

卖血对于初入乞丐阵营的人来说，是生活来源的救急和自我开采。对于乞丐油子来说，只是偶尔的生活补充。如钱花大了，手头紧了，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卖血。

饥肠辘辘的我稀里糊涂地随着血头走进医院，卖了200CC的血，得到了30元钱。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自我开采。

如果说生活就是大海，那么在外流浪漂泊的人就是没有舵手的小船。它的航程绝对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到处都充满了风浪、漩涡等危险。

在站前的一个小饭店门前，我一直犹豫徘徊，本想进去讨些残羹剩饭，却看见里面有三个与我一样装束的乞丐在里面吃饭，便没进去。

谁知，他们吃至半途就打了起来。一个乞丐大骂另外两个兄弟：“日你们两个老娘，你们白吃白喝我的。”

另外两个乞丐体内的无名之火立刻升腾起来，把请客的乞丐暴打了一顿。打完后，两个乞丐就要走，却被请客的乞丐叫住：“你们别走，我有话说。”

这时，请客的乞丐小宝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今天是他母亲的三周年祭日，他心中难过，又联想到自己孑然一人，郁闷无以排解，遂设下酒宴，故意惹哥們儿动怒，让自己发泄一下内心的苦闷。

两个乞丐走后，叫小宝的乞丐伏在桌子上失声痛哭。

小宝的遭遇引起了我的同情。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失母之痛，同样的天涯沦落，让我再也按捺不住，上去劝解了小宝一番。随后，我又拿出卖血的钱为他付了账。

小宝见我和他经历和遭遇相同，不免同病相怜，又见我如此仗义，便向我倾诉了自己的一切。

小宝的家在石家庄。由于爸爸的出身是小业主，他不属于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所以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不接纳小宝。为了早日立功当上红卫兵，小宝“大义灭亲”，向红卫兵检举了爸爸当过国民党士兵的往事。

小宝如愿地当上了红卫兵，爸爸却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后来爸爸实在忍受不住折磨，爬上大烟囱，一头栽下来摔成了肉饼。因为对爸爸心怀愧疚，小宝觉得自己没脸再在家待下去，于是跑出来当了乞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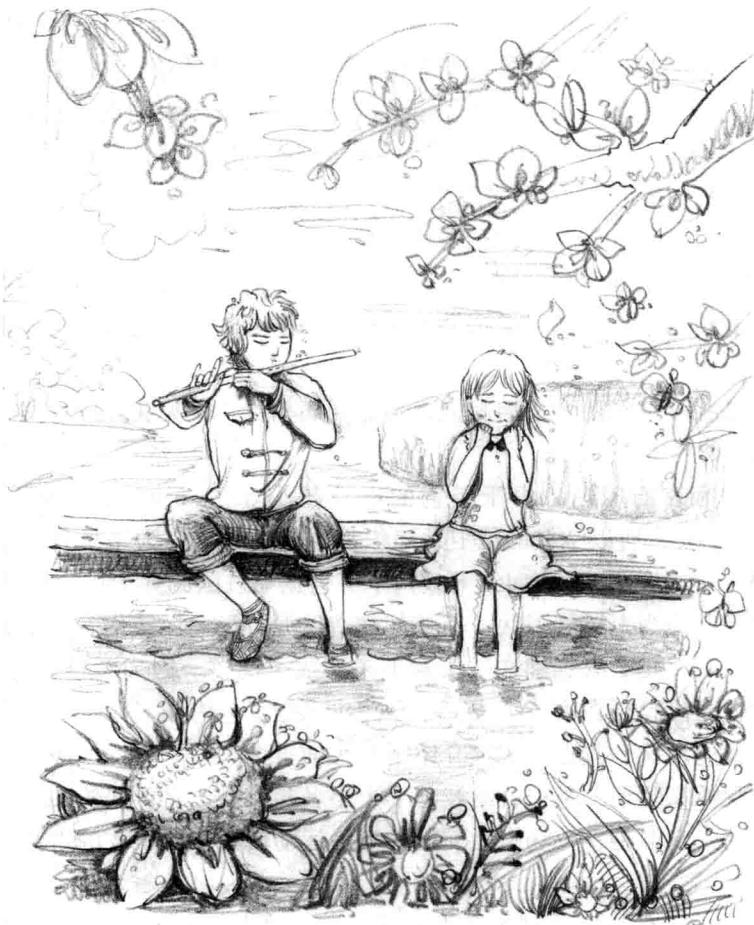
由于我们投缘，我也向小宝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自打我呱呱坠地，爸爸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斌斌，希望我长大后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彻底扭曲了我的生活、毁灭了我的家庭。

爸爸在“反右”运动时被定为右派，在“文革”运动一开始就从政府机关里被强制安排当了挖煤工人。妈妈因为是清朝皇室的后裔，也被当成牛鬼蛇神划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整天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挂牌游斗。

因为学校停课，姐姐和我只得待在家里。最初，我和姐姐还有机会见到出来扫马路的妈妈和背粪桶掏旱厕的爸爸。后来，市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爸爸妈妈不但没有被放松监管，反而被双双投进了监狱。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的身影。

我在学校时的同桌叫舒雅，聪明伶俐，长得又漂亮，我们从小在一起玩耍，经常一起玩捉迷藏、捉坏蛋等游戏。可以说，我俩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每当我吹起笛子时，舒雅总是坐在石阶上，用两只小手托着下巴听得如痴如醉。她露出的微笑，就像初春风中摇曳着的盛开的桃花。偶尔，我也会在舒雅面前练练腿脚，卖弄几下我的武功，来博得舒雅的喝彩和掌声。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爸妈和姐姐，只有舒雅是我的知己，给我真正的关爱和帮助。她就像我人生的航标，为我失航的心灵指引着方向。

在我流落街头时，只有她为我伸出救援之手。她经常从家里偷地瓜或玉米面窝窝头给我吃。因而，我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偷偷藏在离她家不远的大树后面，等待着舒雅的出现。这使得我暂时忘却了孤独、沮丧和忧愁。

但好景不长。一天，舒雅哭着对我说，她要随父母去南方，那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临行前一天，舒雅竟偷着送给我一条羊毛织成的灰围脖，还偷偷塞给我5元钱。这条围脖从此成了我唯一御寒的衣物、我的思念、我和舒雅的信物。

她临行的那天，我偷偷躲在火车站的一角，看见她们全家上了火车，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当火车慢慢开动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拼命地跟着行驶的火车奔跑，跑了很远，很远……

从那以后，在我的记忆中，舒雅成了我唯一的亲人，是我感情的唯一寄托。

现在，我爸爸、妈妈和姐姐都死了，只剩下了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孤儿，也没有了任何家产，除了爸爸在临死之前给我捎回来的一双棉手套。

手套戴破了以后，我才发现里面藏有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斌斌吾儿，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缘相见了。但是你要记住：爸爸妈妈不是坏人，我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只是委屈你和你姐姐了。爸爸妈妈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财产。但是，有一样能够证明爸爸妈妈政治生命的东西，我把它藏在了烈士陵园西北角最粗壮的松树干两米高处的一个树洞里。你现在千万不要动它。你还小，不懂得时事的艰辛和斗争的复杂。如果将来不搞阶级斗争了，你也长大了，你再把它打开交给共产党组织。只有那时候才能完全洗刷爸爸妈妈身上的冤屈，也才能让你重见天日，纠正对你的一切不良的政治影响。这就是爸爸留给你的最后的礼物。我们期盼你成长为一个文武双全，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切记：看后一定将纸条销毁。我们永远爱你。

爸爸妈妈

这就是爸爸妈妈留给我的全部财产。

于是，我离开了家乡，向着大雁南飞的方向一路沿街乞讨。因为饥寒交迫，我蓬头垢面、肮脏不堪。

那时候，我只知道越向南走越暖和，去那里就可以见到我的舒雅。

我住过别人家的屋檐下，住过水泥管道，住过破庙，住过农民的猪圈牲口棚，有时候甚至住在坟地。

越谈越投机，于是小宝把我当成了莫逆之交的知心哥们。小宝知道我也是无家可归的流浪之人。晚上，他将我领到了他们的乞丐领地——“拉兹部落”，实际上那是街区的一个花园。

黑暗中小宝叫了一声：“有新爷们来了！”于是，四面八方说不清的手在我身上乱摸，有的摸头，有的摸脸。我受到了乱哄哄的却是最热烈的欢迎。

我发现花园里人满为患，一个个横躺竖卧，似乎很陶然。

小宝说：“今天晚了，你随便找个地方放死倒（睡觉）吧。”说完，他便消失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第二天，日上三竿，有一乞丐吆喝起来：“开饭了。”

我睁开眼睛，看见乞丐们也一个个爬起来，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揉揉惺忪的睡眼，开始朝四面游荡开去。

我正不知道自己该去何处，小宝跑过来，拿来了一个烧饼、一个地瓜让我吃。

这时小宝问我：“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说：“不知道。”

小宝就给我介绍说：“我们这个‘拉兹部落’也是有规矩的，你如果不知晓就会大祸临头。乞丐王国的老爷子由最有威信的人担任，大爷们、小爷们都是由老爷子任命的亲信，可以教徒带子认‘干儿’。

姐们的排行除年龄外，还按照水色而论，年长者叫老嬷嬷。哥们则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

这里的分工也十分明确。比如小罗锅是在火车站跪点的（长期在一个地方乞讨），线黄瓜是专门在双条（铁路干线）上千双夹活儿的（扒钱），杨瘸子和毛小五是在单条（公共汽车）上千双夹的，马磕巴是负责卖巧的（销售赃物），黄毛是专门挑线的（卖血）……

你如果要想在一个地方行乞，就必须先获得当地的丐帮弟子的身份。郑州现在由号称‘七兄弟’的丐首把持，其下的乞丐都有自己的地盘，平时绝不会越雷池一步。外来乞丐必须先拜地头儿向他报到，不然就会遭受皮肉之苦。

丐帮的门户数不胜数，你新到一地，一定要留神。另外，丐帮的行话（黑话）必须学会。不然，你就没法在这儿混。”

小宝的一席话，让我目瞪口呆。

下午四点，乞丐们又聚在一起，三五成群地交头接耳，打牌下棋，嘻嘻哈哈。还有一伙自称“晒太阳协会”的乞丐在晒太阳。该“协会”的活动也就是在晒太阳时吹牛皮，一周一次。因为冬天对乞丐来说是劫难日，只有晒太阳才是他们的欢乐。夏天他们崇拜月亮，冬天他们崇拜太阳。

我发现乞丐也崇尚文身。杨瘸子的胳膊上刺了幅梅花图和“梅花党”几个字；毛小五的手臂上刺着一条小龙，边上刺了两个字——“成龙”；还有的乞丐身上刺着观音、罗汉、宝剑。不过他们的文身往往只在文身比赛时才会亮

出来。

小宝为了让我更多地了解乞丐生活，晚上又带我去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乞丐自发成立的一个“兄弟会”帮派组织。十几个人正在给一个14岁的兄弟举行入帮仪式。

我俩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观察着这个仪式。只见他们将这个少年拧胳膊、扳大腿，用一块毛巾堵住了少年的嘴，两个牛仔拿着弹簧刀朝少年的胳膊划去。

肉裂十字、鲜血溢出。一人用人民币纸币接着血，一人用打火机点燃后将纸币移至少年手上，令其用食指与中指夹住，任凭火舌舔着少年的手指。

这时，一名牛仔领诵起誓：“如果我不守帮规，我的肉体将像这纸币一样被烧毁！”

誓毕，入帮的少年被众人簇拥着见老爷子去了。

我万万没想到，这乞丐部落竟然又是帮中有帮、派中有派。看来，只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丐帮小帮主

乞丐又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各霸一方，占山为王。

河南的乞丐自称“万年穷”。行内的正宗是“死捻子”，就是普通的叫花子，其中又细分为韩门、齐门和郭门三个支系。

“死捻子”内又分为“花搭子”、“武搭子”和“叫街”三类。“花搭子”是通过卖艺，如唱数来宝、砸牛胯骨、打竹板等乞讨；“武搭子”是苦讨；“叫街”的是残疾的乞丐。乞丐中的“活捻子”就是小偷，“死捻子”看不起他们，因而互不来往。

为了暂时栖身，我只好听从小宝的意见，在他教我怎样办之后，我们便带了礼物去拜访丐首。

这个丐帮老大是河南新乡人，是郑州丐帮帮会“七兄弟”的成员之一。他12岁出来讨饭，跟师傅练过拳脚，会几套武功，尤其善于乞丐拳。他到过广州、上海，见过大世面，并且有20多年流浪生涯的经验。

在一次两伙乞丐斗殴时，他出面劝说：“都是兄弟，别打了。”他当场捡块砖，一运气用两个手指就将其捏碎了。于是，在场的乞丐一起跪下，拜他为这一带的老大。

我们一见面，就产生了这样一番对话：

“你打哪来的？”

“我后边来的。”

“咋跑郑州来了？”

“我混不下去，拣不着了，求爷们高抬贵手收下我。”说着我马上递烟给老大点上，并奉上一把钱。

老大又说：“瞧你小子倒乖顺，行啊，好生待着我，千万别出差错。”

就这样，拜见仪式就算完了。

小宝说：“好了，你现在就算是他的人了。走完门槛，今后你就可以在这地方吃饭了。”

然而，我靠什么手段吃饭呢？跪点的已经把地盘划分殆尽，靠行窃我还没学会本事。小宝见我迟疑，就毫不犹豫地说：“这样吧，我的一个干爹会唱莲花落。你先跟他几天，在道上混熟了以后再说吧。”

就这样，我开始跟上了小宝的干爹“李像章”。

为什么他取了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呢？我一见他就明白了。原来他的身上挂满了领袖的像章，还有军功章、红卫兵章、造反派章和各种旅游纪念章，此外还有共产党的党徽，一起路来就叮叮咚咚作响。

“李像章”原名叫李云山。由于他家三代都是贫农，从爷爷辈就开始当乞丐，曾经是“万年穷”乞丐帮会的成员，爸爸也从小就开始讨饭。所以，穷

光蛋成了优点，成了彻底的无产者，李云山不仅被吸收入了党，而且在生产队当上了队长。不久，他还成了当地“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院长，掌握了生杀大权。

但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生产搞不上去，社员分配极差，一年才挣几盒烟钱，他自己也觉得吃亏，干脆撂了挑子，当了讨饭队长，出来当了盲流。结果，他乞讨的时间比党龄还长。尽管多次被遣送，但他却不归故里，甚至在被遣送的农场当过党支部召集人。

因为他是当今最彻底的无产阶级先进代表，不仅当地民政、收容所会对他高看一眼，即使是在乞丐眼里，他的头上也比一般乞丐多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

“李像章”的拿手戏是动口不动手。他专门走街串巷，举逢喜庆吉日、男婚女嫁、生子祝寿、出殡治丧、盖屋架梁时就前往乞讨。

他手持一个竹板，边打边唱“乞丐歌”：“好心有好报，坏心鬼不饶。劝你行善事，可怜我穷老。求钱不要多，只要给五毛。你若给我钱，保你活到老。”

每逢有办喜事的，他就唱贺喜歌：“喜鹊落枝喳喳叫，凤凰成双哈哈笑。主人喜庆天地亮，听我三贺把喜道。一贺夫妻和睦好，恩恩爱爱两活宝。二贺夫妻会发财，芝麻开花节节高。三贺来年生贵子，早早就把龙蛋抱。”

有贺生日的就唱生日歌：“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四世同堂全家乐，百岁过后更年轻。”

因为人们都好散财图乐，所以这时候要钱比平时更便利。

若是主人给了好酒好饭和“福禄钱”，他就唱赏心小曲。当然也有主人不买账的，任凭你怎么唱，就是不肯给钱。于是，他就开始唱骂人歌：“竹板打，响叮当，眼前来到王家庄。王家庄，真叫坏，只顾自己来发财。好话说尽不疼人，有钱买孝去出殡。”

骂人歌一开唱，就一发不可收。远近数百里，莫不畏之如虎。客人被骂走了，主人也被骂得名声扫地。这时候，主人再出来圆场，往往要出比平时施舍多出数倍的钱才能平息。所以，这样的事情往往并不经常发生。主人即使再不愿意出钱，也会赶快拿钱把乞丐打发走。

“李像章”乞讨的成功经验，让他成了家乡致富的典范。他的家里很快盖了新房，不久他的儿子也出来乞讨了。

这样一来，村里的人都出来了，开始跟他学唱乞讨歌。于是他们村成了红极一时的“乞讨村”，同时也是全公社的富裕村。

自从我跟了“李像章”后，衣食无忧，也算有了个安顿的地方。乞丐由